

集部

純白齋類稿卷十七

元　胡助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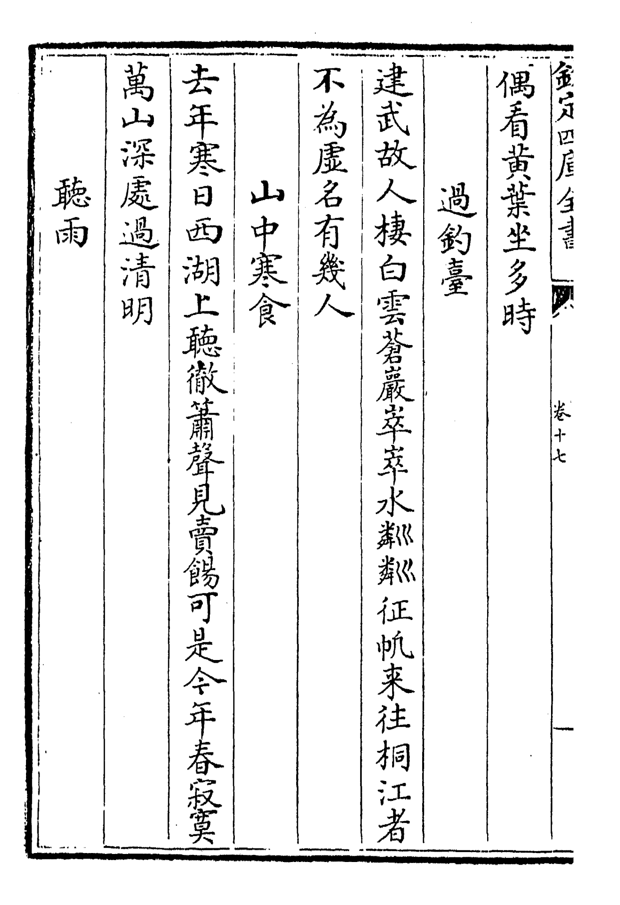
七言絶句

月下曲

玉地瑶階桂樹秋綵鸞何處發清謳舊時庾亮樓前月不照風流只照愁

山行

空山穹窅人聲絶寒日迢迢樹影移竹裏禪房僧不見



偶看黄葉坐多時

過釣臺

建武故人棲白雲蒼巖崒崒水粼粼征帆來往桐江者不為虚名有幾人

山中寒食

去年寒日西湖上聽徹簫聲見賣餳可是今年春寂寞萬山深處過清明

聽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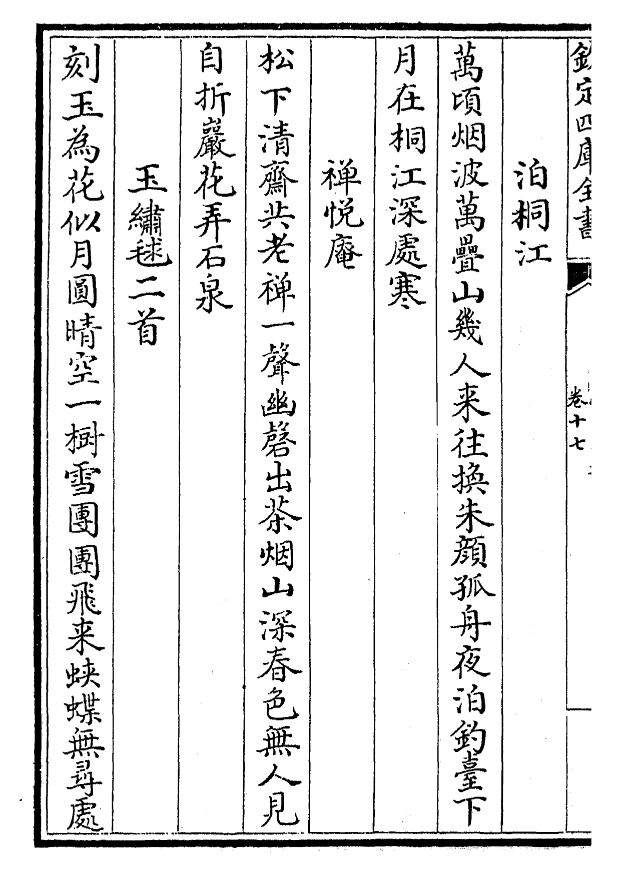
風雨對床殊不惡啜茗燒香閉高閣寒聲一夜在芭蕉明日滿山黃葉落

和靖墓

絶筆曾無封禪草孤山秖有一坏墳我来叅透横斜句何處梅花不是君

冷泉亭

飛来峰下一泓澄倒影虬龍蔭古藤若使人心無熱惱此泉安得冷如冰



泊桐江

萬頃烟波萬疊山幾人来往換朱顔孤舟夜泊釣臺下月在桐江深處寒

禅悦菴

松下清齋共老禅一聲幽磬出茶烟山深春色無人見自折巖花弄石泉

玉繡毬二首

刻玉爲花似月圓晴空一樹雪團團飛来蛺蝶無尋處

絶稱豪家碧玉欄

碎壁妝成月斧脩日光瑩潔最風流縞裙練帨誇穠李

不見東皇萬玉毬

尋僧

獨尋僧舍穿蒙密冷翠重重巾履濕水際柴門敲不開

鷺鷥飛上青松立

鳳凰臺

江逰空臺山四圍大書深刻謫仙詩海隅均被文明化

祇恐鳳来人不知

畫馬

伯樂王良不再来空留韓筆貌龍媒圉人飲喂殊知性尚想開元立仗回

渡水羅漢

錫杖浮沉浪拍天神通萬變轉堪憐不如歸去石橋畔閒與白雲相對眠

王陵母伏劍圖

寛仁必起暴終傾多少英雄見不明一死翻成男子事千年生氣尚崢嶸

瓦缶浸梅戲成二首

誰向寒齋伴瘦身清泉瓦缶一枝春金屏華屋豈不好恐對此花無此人

細開香雪紊頭花風味獨宜雙井茶明月自教牕外過只將燈影照横斜

桂花

金華仙子碧霓裳夜半乘鸞上帝鄉消受廣寒風露老
人間無地著清香

枯木

落盡毛皮玉骨寒無窮古怪出毫間幸逃斤斧千年永
乞與幽人作假山

盤菊

風驚短世制頹齡不赴重陽晩自榮三嗅馨香顏色好
令人長憶故園情

畫馬

駑馬紛紛一洗空何人貌比玉花驄誰知萬里騰驤意却在奚官鞚御中

次韻書懷

黒貂敝盡屐雙穿幾度逢人强粲然江上春風吹水緑歸心已墮白鷗前

春雨書懷二首

野興飄然在緑蓑江頭水長白魚多閉門三日聽春雨

南浦青青恨若何

綠筆何心賦落霞牕間暝坐只思家暮春風雨寒於臘

何處園林更有花

贈相士周可山

摩挲病眼近前看愛我神清骨不寒莫趁世情輕許可

野人無夢到金鑾

送周良臣補廣東書史

重酌貪泉弔隱之瘴烟窟裏要驅馳乾坤一樣梅花月

不問南枝與北枝

題良道人房

誦罷南華寶篆微山中凉氣逼秋衣風吹小雨妨遊屐濕遍松雲鶴不飛

發建康二首

青天沓沓長江北歲暮眞州又揚州少壯幾何悲老大京華聊欲及春遊

頗怪清寒似鶴身不棲林澗走風塵明朝又過鍾山去

山下梅花冷笑人

寓居夏日二首

風物蕭然引興長不知蟻穴夢侯王屋頭千尺高槐樹付與詩人一夏凉

戰勝紛華樂孔顔索居深巷獨能閑午牕睡覺無人見唯有清風到竹間

題黄清夫秋江釣月圖二首

嫋嫋秋風鱸鱠肥幾廻南望白雲飛釣竿自倚珊瑚樹

月滿江樓人未歸

故人天子徵不起相國新知即賦歸今古高風寧有意秋江明月滿蓑衣

都下春日即事十首

上林車馬日紛紛千樹紅香露蕚新亦擬看花沽一醉未應虛過帝城春

用不能行舍不藏京華幾度見春光烟消薄凍宮溝綠日暎祥雲御㮯黄

銀甕蒲萄盡日傾流鶯乳燕送春聲醉來箕踞梨花下更聽琵琶到月明

凄迷苑草無情緑窈窕園花隨意紅但得尊前開口笑不將心事怨春風

煮茗燒香破愁顔隔牕春鳥鳴百般中臺花木正陽豔借與江南客子看

乾坤生物不停機三月正當桃李時借問走塵投漫刺何如對酒賦春詩

五雲宮闕漏遲遲上苑芹香入燕泥想見江南烟水闊
河豚欲上荻芽齊
五更殘月杏花枝歸夢驚回百舌啼曲水泛觴寒食近
傾城士女踏春泥
無多歡意强追隨顛倒綸巾塵滿衣一笛春風牛背上
兔葵燕麥亦芳非
心清絶俗澹無言惟有逢春憶古園滿地梅花人萬里
柴門應鎖月黄昏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午困拋書自煑茶東風僻巷岸烏紗幽禽也似知春意飛下蒼苔啄落花

清明時節曉猶寒輦路無塵小雨殘愁絶春光人不見梨花如雪在東闌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三首

水際丹楓早晩霜秋花無復舊時黄北來一覺南柯夢歸去燈前說帝鄉

應奉鑾坡冰玉清三長筆削眼增明賢愚公論終難泯
留取千秋萬古名
誰與淵明敢雁行衣玄髮白理歸航太平時節桑榆煖
一任幽人釣野塘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詞十首

宗風重振廣微君叱咤雲雷走百神精爽在天功在世
前身觀妙即今身
靜肅淵居荅聖仁明成遂宇奉元君飄飄仙馭今何許

龍虎山高空白雲
雨風雷電起青霄妖分殲夷海沴消自有神功侔禹鑿
底須强弩射胥潮
濯熱誰翻馬上瓶槁苗千里變青青淮南黔首何多幸
迎送雲軺屢乞靈
清淨無為默賛堯京畿亢旱不能驕瑶華瑞意天顔喜
金盌瓊漿下九霄
西沙技巻鶴羣翔水際輝輝秋月光塡海曾聞兕神泣

潮流深處復耕桑

三朝異数無人並一品留封祖有光疇昔山林吹縞帶

翩然翳鳳廣寒鄉

華林玄圃擅高閑何許人来問大還竹石雲龍俱道妙

幾多遺落在人間

纂纂圖書垂萬籤玄玄功行滿三千玉棺飛出身先蜕

寶籙延生世永傳

道館仙宮山水秋雲車颷馭候清遊神靈炳炳兼忠孝

合是天人第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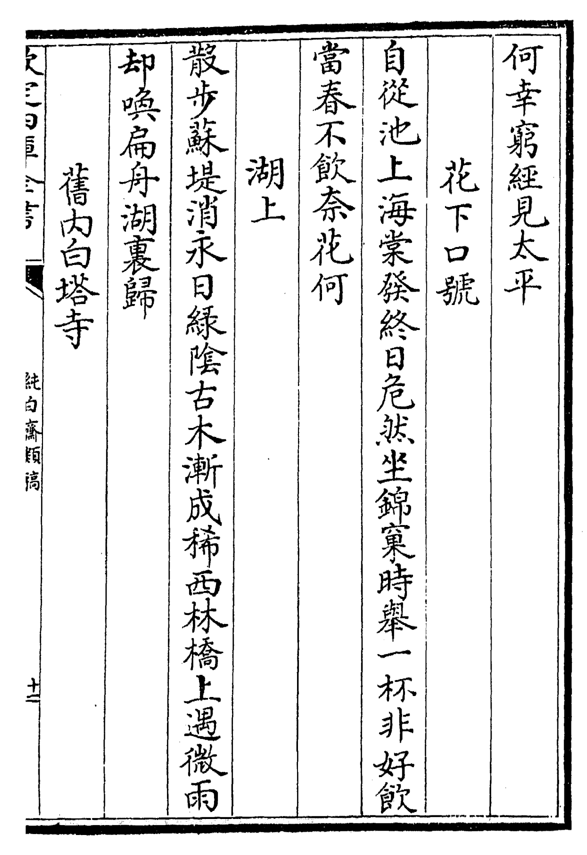
初度寓普照院

五月正當十五日揆余初度寄僧家廓然無物酬天地一炷清香誦法華

豳風圖二首

播穀執筐同永日授衣剥棗及涼風使無冢宰陳王業應笑一生田舍翁

農事開基八百齡聖人制作自天成萬方今日如豳俗



何幸窮經見太平

花下口號

自從池上海棠發終日危然坐錦窠時舉一杯非好飲
當春不飲奈花何

湖上

散步蘇堤消永日綠陰古木漸成稀西林橋上遇微雨
却喚扁舟湖裏歸

舊內白塔寺

江山滿眼畫圖開廢苑秋風自草萊輸與殘僧無一事倚欄日月看潮来

九日感興二首

三徑荒凉落水秋登高時節若為酬自從彭澤歸来後不了黄花一段愁

佳節追歡老更狂紫庾黄菊滿清觴莫嫌醉後烏紗落正要人看白髮長

壽星寺

牕飛寒碧静娟娟野衲何知此勝緣獨立移時清思極
直疑修竹是坡仙
偶題
倦書投筆酒罇開言笑春風落野梅但怪牕前渠水滿
不知江上晚潮来
送祝丹陽錬師祠武當山三首
仙宫通籍奉天香萬壽貞符應武當絳節玄旂春婀娜
木精山鬼夜潛藏

挼行福地两㲈輕瑤島瓊枝入眼明欲覔還丹延短景道人指掌授長生

斵崖蒼樹水洄洄鶴迹年年印古苔玉磬風微清醮罷天池日静碧桃開

和道心姪湖上三首

一片湖光静如練白衣大士坐中間玉盤夜向波心墮水冷魚沉萬象閑

春歸落絮浮湖面雨過新泉響竹間滿地苔痕青不掃

結庵僧去石床閑

老仙日日在湖山得句蒼烟古木間雲路不隨黄鵠舉

水軒長伴白鷗閑

過常州

方覯魚鳥春咸若不記人民昔盡劉可是太平時世久

即今風物勝它州

子昂畫馬

松雪高人手自摸百金市骨更収圖祗愁伯樂不常有

天下何時良馬無

聞進士唱名

禮樂百年全盛日太平人物在中原顧予衰老多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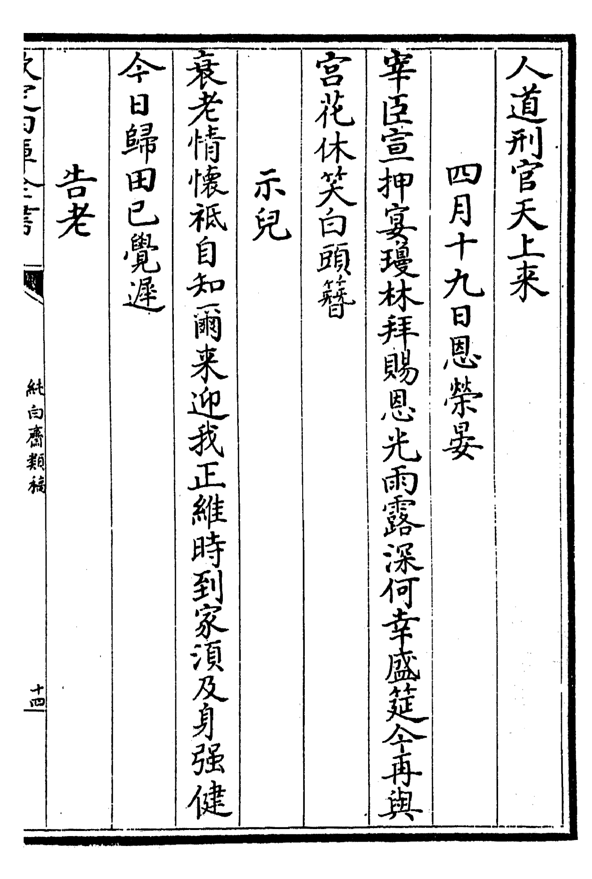
却喜門生作狀元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二首

西湖十里藕花風江上潮生過浙東路入閩中天氣別

火雲六月荔枝紅

驛騎南馳亦快哉閩山疊翠瘴烟開旌麾郊迓皇華使



人道刑官天上来

四月十九日恩榮宴

宰臣宣押宴瓊林拜賜恩光雨露深何幸盛筵今再與

宮花休笑白頭簪

示兒

衰老情懷祇自知爾来迎我正維時到家須及身强健

今日歸田已覺遲

告老

秩滿詞林歲又殘備員無補愧朝班挂冠告老成歸計
好趁青春作伴還

純白齋類稿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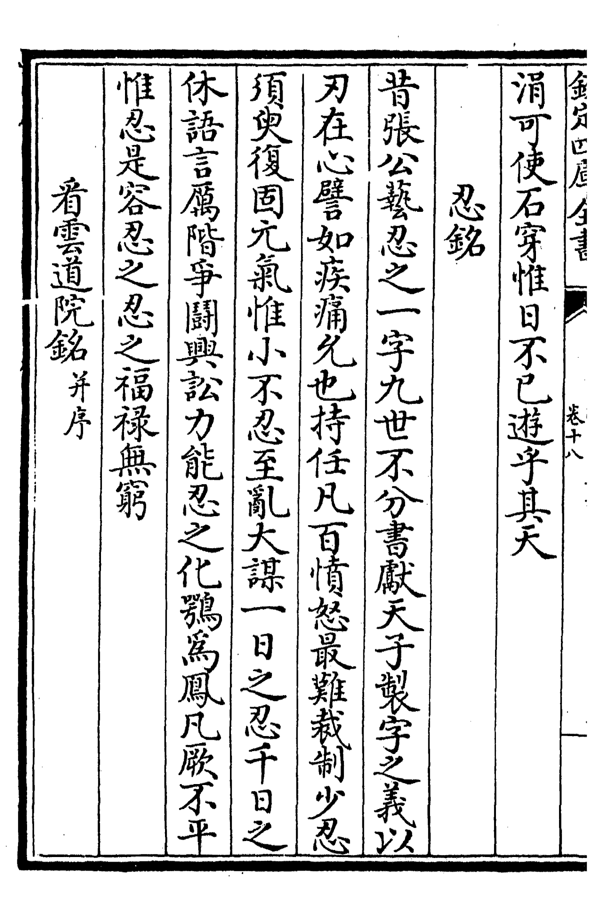
純白齋類稿卷十八

元　胡助　撰

銘類

誠銘

古昔聖賢一誠而已與天地同運萬世如是後之學者亦允在茲欺偽爾屏純實何資吁嗟乎誠至德盛美先儒有訓不妄語始修已治人篤信力行感通造化對越神明内觀密察不誠無物積累之久表裏如一滴水涓



涓可使石穿惟日不已遊乎其天

忍銘

昔張公藝忍之一字九世不分書獻天子製字之義以刃在心譬如疾痛允也持任凡百憤怒最難裁制少忍須臾復固元氣惟小不忍至亂大謀一日之忍千日之休語言厲階爭鬬興訟力能忍之化鴟爲鳳凡厥不平惟忍是容忍之忍之福禄無窮

看雲道院銘 并序

特進上御大宗師吴公命其徒作道院於江左山中表之曰看雲志將歸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先生爲文以記之明理學之原而發老易之奥可謂至矣金華山人胡助輙因其緒餘而爲之銘銘曰

維雲在天萬變孰識絪緼元化敷爲五色或弛或張覃及九域風雨雷電盈虚消息從龍下上神運無迹揮手招之歸於太極維雲在山翳林觸石孤飛澹澹千峰横碧若有所思時萬時億逍遥自在無適非適卷而懷之

退藏於密同我浮遊閑閑寂寂維大宗師空同老仙山中天上羽衣蹁躚遂萊雲氣輪囷後先至陽之精在易純乾觀之有要默契真詮馮空虛躡衆妙玄玄左顧右盼容與回旋有無生滅來往推遷清都絳闕一瞬千年噫真耶幻耶是耶非耶吾又烏知其所以然耶

義門銘 并序

余聞浦江鄭氏舊矣間嘗見其子弟純謹篤厚善守家法信乎其能行是義也能由是門也則其八世同

居輝光旌表不亦宜乎翰林揭先生既爲之記余郡人也故述義門銘以美之其詞曰

瞻彼義門表兹鄭氏本源宏遠光我閭里闔門百口同居八世子子孫孫詩書孝弟積光之華一團和氣帛無私衣食無私味室無私財罔間奴婢推其有餘鄉鄰以濟何以臻斯曰誠無偽婦言不聽躬古之義末俗輕浮尊卑唯利秋毫必爭父子情異而況兄弟烏得無二分房析戶紫荆憔悴義門崇崇有國之制旌之復之以勸

以愧俗由茲厚世由茲治敬之保之是在不匱出入具瞻妥居良貴旌復非難敬保非易更千百載有引勿替我銘義門用諗來裔

尚志齋銘

士之所尚曰維其志其志伊何稽古六藝先立者大毋局以卑心之所之聖賢是歸千里之遥始於跬步精踐力行罔失厥度車服華靡宫室巍巍犬馬聲色一皆不爲達斯兼善窮乃獨樂陋巷簞瓢褐衣寛博富貴威武

視之若無毅然莫奪誠大丈夫

純一齋銘

純兮不雜一兮不分懿矣純一道之本原如彼白璧絕無纖翳有粹其容善養其氣如彼泉流滴石以穿勿二勿三內也靜專聖學工夫主於無適霧散雲開青天白日有美君子揭以顏齋我銘章之肅戒允諧

聽竹軒銘 并序

著作王晉之居京師銘其軒曰聽竹而未始有竹也

或者疑焉翰林應奉黄子肅為記以釋之晉復徵余銘銘曰

有斐君子軒名聽竹我思古人瞻彼淇澳敬慎威儀其聲肅肅心之聽矣匪任耳目是故聽於耳不於心吾知吹萬之非真聽於心不於耳吾知抱一之在是虛中以清直外以勁動而為聲靜而能聽崇爾令德消爾俗病君子有之性情允正噫光風霽月金玉其音坐進此道萬古一心

太一舟硯銘 并序

戸部員外郎楊君友直善隷八分豪為石氏書先碑得蓮葉硯一枚其製精竒葢古物也字之曰太一舟俾予銘焉銘曰

斵山骨製蓮葉成硯池貯風月玉井潤華峰秋千古意太一舟蓬莱近雲氣浮助揮灑騰蛟虬畀之誰玉堂仙照青藜草太玄

筆銘 并序

筆於文房厥功最鉅韓子傳毛穎述其世系封爵勲烈特詳故不復云余謂臨池之學非佳筆不可也紙與墨誠次之何則今有李氏烏丸蟠螭玉板而中書君不中書安能造鍾王之妙追顔栁之竒哉昔人謂筆之壽以日計固然亦孰知有類夫人之道者方其始用也尖圓甚鋭未易屈伏一揮千言不挫一毫如人少年志氣方盛馳騁英武勇於敢為此孫伯符下江東時也迨其剛鋭少斂鋒藏不露入手純熟宛轉

適意如人壯年更變既多慮患益深舉無遺策此子房遇圯上老人後佐漢謀楚時也及其既退鋒偏髮秃晝一成二欲左而右不稱任使如人暮年精力已衰百度呈露此廉將軍三遺矢時也嗚呼余好工書故能知筆之利鈍如此且感其進退始終之道與人合乃為之銘銘曰

内剛外圓其用不息始銳終鈍敗於饕墨運諸掌握惟意所適天禄石渠嘉乃丕績顔筋栁骨心維正直書匪

徒書允觀厥德

芳遠堂銘

伊古君子學以修身馨香令望百世攸聞譬諸草木惟其所好物由人顯妙契斯道楚植之蘭佩於靈均豈以幽寂而泯厥薰濂溪獨愛亭亭淨植香遠益清懿哉無極東籬之下采菊悠然令名芳節垂千萬年亦有梅花處士是似氷玉其芬歲寒擅美觀是四者永懷其人邁往千古其何能臻仁熟善積樹藝不息流芳之遠允符

爾德

省心齋銘

維人之心道貫古今無遠弗到無近弗臨大包宇宙細入織塵虛靈不昧是曰天君賢愚善惡由此分放而不收爲厥心病省之有要操持一敬垢去鏡明潦澄水瑩潛思密察恒守中正其用無方物來能應

敬止齋銘

君子之心止乎一敬純粹無雜清明有定大學至善中

庸至誠始焉致力終也安行君子之學敬其所止居之不遷儼思若是揭以顔齋修息允臧如臨上帝視此銘章

惟善銘

惟善爲寶賢人是好虛靈不昧知止深造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萬物備我一視同仁内主乎善外邪莫入奉之如師服膺弗失嗟惟此寶人孰無之不有其寶溺於已私所寶惟賢明德至善誠身謹獨罔間隱顯所寶惟善

樂莫大焉一動一靜希聖希天

時思銘

仇氏得姓爰始春秋宋大夫裔世居陳留厥後遷徙自西徂東維高維曾顯於金國曰祖曰考仕我皇元衣冠積善慶綿子孫追榮三品祭祀備物君焄蒿悽愴孝敬誠一神靈如在昭格時思永久勿替刻此銘詞

虛齋銘

君子齋居心兮孔虛存誠淵默太極之初由靜而動妙化之

樞靈明空洞善應容物八牎玲瓏一掃滯窒光風霽月悠然在室庶幾坐忘匪事外馳研硃點易觀象玩辭無中含有親見庖羲

頌類

慶雲頌并序

皇朝將作匠善織御容其工妙非繪畫所及前古未之聞也泰定二年冬十一月英宗皇帝御容既成有旨奉安於萬安寺越辛酉丞相率百僚備儀仗導引

緌輿之次教坊樂作而慶雲見中書叅議臣王士熈作頌以紀盛美而草野臣胡助竊獲觀焉其頌之序有曰昔至治元年百官迎仁宗御容至萬安寺慶雲見英宗命翰林學士元明善賛之小臣嘗載筆太史今預中書謀議目擊心悚盛美不可以不志也嗚呼休哉昔助嘗館於元氏而叅議故所交遊知其家學淵源實擅太史公瑰偉者也助雖種學有年而不獲備太史氏之灑掃將老矣覩盛典技癢於中若夫肆

芻蕘之歌咏以待上之采擇亦詩人之義也遂作頌

云詞曰

穆穆帝容於赫在人昭回爲章時降時享奉安卜吉爰

奏鈞韶普天同慶有雲佇霄五色流麗非煙非霧炳煥

郁紛輿衛是覆惟昔仁廟徵祥若兹前聖後聖一揆同

歸丕纘皇元河清海晏式武昌運歷年億萬兩朝載見

太史屢書野人作頌播之康衢

傳類

大拙先生小傳

大拙先生者湖海士也姓陳氏名信逸其字有號大拙人稱為大拙先生不詳其鄉里世系所出或云淛人也常往來蘇湖間窮山水之勝先生貌清古癯而長雙瞳炯然若方外士性恬澹無機心溫和樂易不作崖岸見人有善亟稱之恒以孝悌忠信語人獨好儒學能文章喜為詩且善書有晉人風致人或求其書輒揮灑不倦求詩亦不辭江湖間往往傳其所作微好飲酒量不宏

醉後喜誦陶淵明歸去來辭蘓子瞻赤壁賦慨然慕其人間與釋老二氏游而不崇信其法也年踰六十髮不白齒不衰若四十許人行步如飛屢遊京師若有為者然未始交權貴人每於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鑑扣之即怫然怒嘗自吟大拙詩曰我有大拙知巧滅絶不貴王侯不愛田宅衣冠不飾飲食不擇五湖四海到處為客一片襟懷風清月白世莫測其何如人也先生與蘓人錢巽之好錢予友也為予言先生大畧如此蓋

有道之士也又曰先生昔在維揚見予殊喜且謂予外秀内純庶幾可學道者惜乎其汨沒塵埃而不知返也予聞悚然異之顧恨不獲執鞭下風而請教焉於是追録錢語為作小傳云

胡子曰余觀先生之為人是亦不夷不惠之間焉爾大拙自吟蓋有見也至於數造京師夫何為哉得非濟世之志未能忘諸嗚呼若先生者古之隱君子之徒與助既傳大拙先生之事或者疑焉今特進上卿大宗師

看雲老人吳公見之甚喜爰命裝潢一卷俾其徒之善書者書焉且賦律詩題於後館閣羣公亦爲著語於是大拙之名傳播京師助也倦遊老矣將歸故山他日或因錢君幸獲一見先生於廣莫之野出此卷誦之寧不爲之捧腹絶倒其亦拙者之遺耶

附傳

有小拙先生者容貌性情學行大抵與先生類喜詩攻書嗜酒又同不交權貴不務貨利不事莊飾滋味亦同

稱胡公不知何許人喉中作吳越聲再官京師秋三百石官小史氏舉相似與先生處淡然天遊違去晨夕夢想未嘗不神交也慕魯連為人頗憂人間事願謹職業年踰五十鬚髮盡白身長七尺量差小時人稱為小拙先生云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霅川有諱神者為仙居令始南湖居焉高祖

諱翺為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湖曾祖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為友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廸功郎辟史館實錄院主管文字今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朴恬静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若刻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為章句學嘗

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及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竒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為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學録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為監察御史日至泮宫勉勵諸生先生之為學官也實兼太

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温遼省叅政康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尚書曹公克明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甫之時為臺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豔之會司業吳草廬先生南歸過

金陵見先生所為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
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
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游京師見知於翰林
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參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
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
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
日相唱和俾二季從遊既授溫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
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

士分院清暑上京虞公為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滸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凉蒼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為之中書總史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固史官職也然用否

在朝廷昔之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為史况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二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行中書選為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烏希說張約中為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貌清古氣禀雖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絶嗜慾平

生誠實無偽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徼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壯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覾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譏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

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孟既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惟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已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耶先生

既歸數年兩霑賜幣顧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盆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為之興懷傷感獨侍講黄公晉卿巍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璋遼陽儒學學正輙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瑜廳賀州通判女一適温州陰陽學正陳棋孫男六長應文習進士業次朋

壽衢州路學正學博修齡本縣訓導科傳奕壽女孫五長適許繼祖次適何陶民次夭次許適陳次幼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氷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輙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蚤營葬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為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為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洪範叙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焉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耋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老耋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淳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韓吏部諫佛骨表歷言自古帝王若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百餘歲是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

促梁武雖壽饑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又銘李于之墓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速疾死以為世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吁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護亦必有道譬如密室之燈風簷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延壽之道無踰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余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將泯沒

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一字至隱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於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髩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縣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間請問為政輙直言其非所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待制柳公貫

賦詩為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為期頤坊會之賢令
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
二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於家娶石溪徐氏子
二人長沐七十三先卒次埜年七十餘無嗣孫男二人
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直桂元蘭蕙於戲三代盛
時養老之禮備于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惟恐其勞
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耇台
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

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崑山蓋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廉侯遺愛傳

婺之支縣曰浦江自入國朝以來凡所更長官二十餘人求其德政愛民與古之魯卓並稱無愧者今惟見廉侯一人而已侯名額琳巴哈一名浦字景淵北庭人也從祖希憲為至元名臣有大勲勞於國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封恒陽王通孟子學人呼為廉孟子祖希恕中書

右丞封齊國公父紳圖巴哈度卿世以清白相傳侯幼穎異絕無貴介華靡之習年二十餘即入宿衛禁中旋以世賞授官來爲浦江縣達嚕噶齊下車視事即訪民利害而興除之浦江爲邑在山谷間稅糧舊輸之本郡近年撥輸建德建德雖與縣境連而崇岡峻嶺不可通負荷之費數倍於前民甚患苦之侯力稟憲司獲仍其舊民皆鼓舞相慶賦役不均吏並緣爲奸是故貧益貧而富益富侯察知之日夜思維以救其弊會憲司行隨

産當差之法他州縣皆别遴官獨浦江就諉侯行之葢素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知集耆老於庭備詢其詳令民自實其業用宋咸淳冊為之根柢命里長履畆而推正之及命鄰都覆覈侯躬校簿書正其是非斥其隱蔽更造冊籍粲然明白積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盡除之然後依糧定役咸服平允小民德之不啻如病而得瘳如旱而獲雨侯明敏絶人加以仁愛凡民有訟洞知其情委曲戒諭使之自新不得施

刑法吏不敢欺民不敢偽縣舊用胥徒追逮呌嚣隳突
鷄犬不寧侯悉革去第令里長呼之事無不集侯初至
見學校不治大懼無以長人興教即覈學田葺齋舍禮
致儒士俾弟子員肄業其中退輙詣明倫堂諄諄勉勵
又俾各社延師以訓童稚弦誦之聲達乎四境侯每歲
親行郊勸其農人播樹藝於今三年皆底厥績譙樓及
戍營將壞侯為修理而一新之鄉先生柳内翰有遺文
廿卷藏於家未能刋布縣之圖經久且未續侯命文士

撰葺成篇復皆捐俸為倡刻置學宫其表厲斯文意有非區區俗吏所能及也武川民素譁爭素譁起禍在不測部使者賢侯之行俾聽治之侯發其隱伏民皆伏罪無冤一縣稱為神明及其歸也歌謡載路江東有警隣縣惡少年欲乘勢剽掠人皆震恐至有挈妻子逃山谷者侯為保甲之法使得互相極援復揭高竿於四門設有亂者暴其屍以狗侯親部士卒持弓廵行鄉落遍告以用法之意民皆帖帖此侯之治蹟尤著者侯甚愛民

切切在念無斯須忘去鬚髮為白故民得安其生輸賦稅外毫髮無他費聞侯之去皆相顧如有所失或塑像而立生祠或植碑以表不朽見者咸慕以為前此未之聞也侯治縣三年廉介自守始終如一雖虀鹽不給而處之晏然善談論援引明切動合古今聽者竦然起敬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侯之謂歟里父老相與謀曰侯今去矣其德澤在人心遺愛在田里及吾之身固思之不忘也將如後人何曷屬

諸立言之士書之以垂來世皆曰然於是介戴良氏具政蹟使來東陽謁文於胡助助竊聞之樂道人之善而可以為世勸者春秋之義君子事也矧侯之善政彰彰若此哉是何敢辭故為之述遺愛傳云贊曰今之邑古子男國也禮樂刑政教化之具咸在焉顧施用何如耳廉侯年不先人德不後人春生秋肅冰清玉潔綽有古循吏之風焉非浦江之民懷遺而不能忘若隣封之間亦感其聽斷之公歌謠載道非其家世之懿材識之周

決不能致於是也嗚呼廉氏世有其人哉太常博士東

陽胡助述

純白齋類稿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紀白齋類稿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純白齋類稿卷十九

元　胡助　撰

贊類

皇朝元會版位圖贊

侍儀舍人王士點精思爲是圖屬永嘉郡文學東陽胡助爲之贊云

皇朝元會禮樂盛美越古冠今錫福受祉崇天閶闔大明臨御億兆臣工旗甲拱衛虎豹獅彪列置其外儀仗

繽紛精密妍麗旙扇麾幢旌節斧葢穆穆四門前後對啟日精月華鳳儀麟瑞東西兩樓禮物攸止内外將軍左右護尉雲和令丞絲竹鼓吹糾肅班聯起居黼扆文武千官咸有定位宣贊承傳音吐宏偉拜舉周旋山呼萬歲職司侍儀恭事殿陛導引升降目擊心醉敬列爲圖昭示永世廣文作贊敢效狂斐

真西山小像贊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既没西山起繼惟西山公國

之元氣忠君愛民懇懇獨至高牙大纛仁風滂沛金馬

玉堂淋漓草制將登政府參贊補綴夫何衰運天奪其

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伊公生平羽翼六藝形於小像

德容溫粹門人寶之一瞻三喟

張夢臣真贊

光嶽氣全金玉輝潤大魁天下開先文運偉人物之山

立羽儀乎天朝即之溫而德原使人之意也消若夫為

時宗工士論無異文衡既執經筵亦侍置之玉堂則代

言潤色鼓動風雷旌潛誅回海立山嵬擢之臺憲則威嚴不廹奸邪褫魄氷潔霜飛乾坤清晏委之廊廟則斷斷乎操宰相之方峯峯乎用人才之良至於垂紳正笏不動聲容安九鼎盤石之勢奴千載真儒之功是安得不使海内之士倚之若中流之砥柱而障百川之東也耶

仇公括真賛

陽剛之蘊温粹之容峩冠佩玉臺閣清風有為有守才

宏氣充如水行地如雲在空無適不可惟其所逢措諸事業式昭顯融

古佛像贊

伊維古佛從何而出相本心生故作是形偏袒赤脚真體如如吁豈非西方聖人之徒歟

南極老人贊

維南有極奕奕明星昭回雲漢老人之精氣化絪緼肸胎萬古允昌斯世實曰壽祖

仇公度山林小像贊

山靡靡兮圍青雲英英兮飛瀆水蒼蒼兮古色泉泠泠兮懸石若有人兮其中曰工部兮仇公峩冠巾兮野服撰杖履兮林麓澹容與兮逍遥何風度兮孤高脱紛華兮違俗一琴一鶴兮自足

蕭鶴野真贊

東州之裔西蜀之壘武功積世偉偉堂堂劍佩珪璋氣超龍驤滿月面相詩書名將漢唐之上雲臺淩煙丹青

是然久載彌傳

純白道人贊

純白道人者胡履信父之別號也其平居好讀老莊書因取莊子漢陰丈人論抱甕灌園語以為號焉且自贊之曰

若有人兮古之愚純白備兮機事無氣氷清兮湛雙臚養其內兮忘外趨吟風月兮薄萬古視天地兮同蘧廬知我者以為金華山牧羊之徒不知我者以我為詩人

之流章句之儒吁其竟何如世人烏得而識諸

達摩贊

對者不識識者不對若不渡江幾乎狼狽

如愚贊并序

余少年讀書山中嘗顏所居之齋曰古愚因自為之記及來京師與今平陽守仇公公度相知甚厚公是時亦號古愚其後歷中外官業益著涉世益深若以古之愚為不足於世用而更號如愚前中書左丞

許公可用又從為之贊而叙其故且謂以古之愚號獨歸於其友胡助而許公特善發明其説僕切愧其於是拾其緒餘亦為之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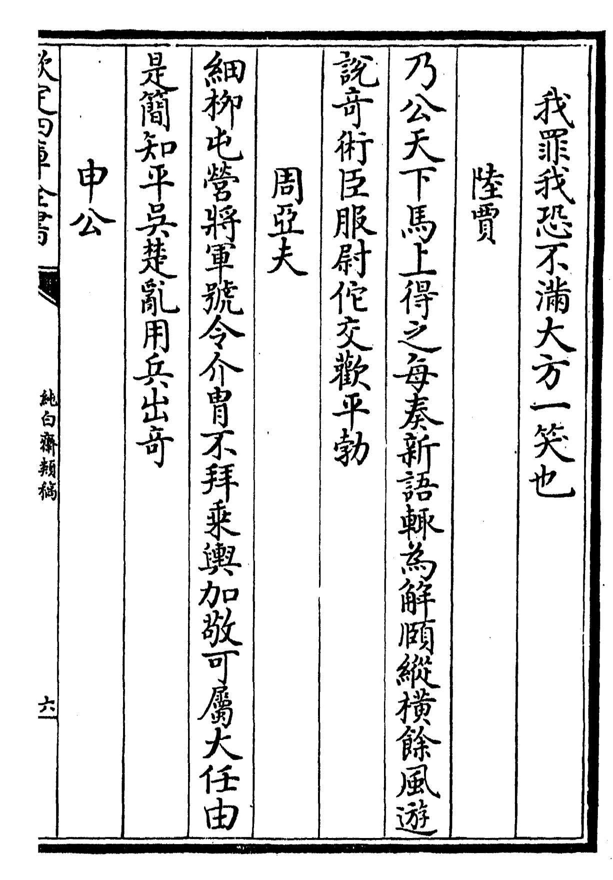
伊古之愚直哉惟迂伊今之愚詐則有餘不古不今終日如愚希我先師庶幾世儒有不愚者實兮若虛學貴乎内外名昌拘曰古曰如疇敢齊驅嗚呼如愚其顏氏子之徒歟

別峰法師真贊

微笑之容說法之相披金襴衣啟華嚴藏洞徹三觀掃空諸妄憶飛來千仞別峯青明月清風鏡湖上

古賢贊 并序

始余作古賢贊八十一首小子瑜輙就吳興刊板而以書來言曰古賢尚多顯者大人筆力有餘請更作幾首以遺子孫何如余從其言復作廿九首通一百一十首然亦豈能盡哉初非有去取之意於其間也不過乘興自適即其事實之大畧而爲之耳雖然知



我罪我恐不滿大方一笑也

陸賈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奏新語輙為解頤縱横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

周亞夫

細柳屯營將軍號令介胄不拜乘輿加敬可屬大任由是簡知平吳楚亂用兵出奇

申公

蒲輪安車迎聘老儒大開明堂會議石渠帝方尚文首問為治不在多言力行何事

魏相

厲精核實漢宣中興同心輔政丙魏齊名丙尚寛大魏尚嚴肅寛嚴相濟致治多福

黄霸

潁川之治首漢循吏教化既行鳳凰斯至宜舉是心充養加諸胡為相業治郡不如

卓茂

盛德寛仁善政化民居攝病免冥羽潛鱗建武中興表賢拔俗首拜三公四方悅服

竇融

河西五郡保全歸美帝賜璽書明見萬里入朝受封升拜司空念非勳舊盈事謙恭

馮異

大樹將軍屢建勲功赤眉敗走平定關中蕪蔞豆粥滹

沱麥飯倉卒厚意毋忘患難

袁安

大雪天寒高眠閉戶蟄居俟時憂民疾苦外戚擅權天子幼冲漢廷特賴司徒袁公

羊祜

輕裘緩帶晉朝元戎滅吳之志身後成功山因人重湛亦不朽遺愛墮淚碑存峴首

杜如晦

貞觀初政良由房杜善斷嘉謀亦莫予侮勤勞無迹丕顯功名帝念同佐獨見玄齡

姚崇

鸞臺鳳閣雅志從容應變成務立孝枉中明皇賢輔史稱姚宋允矣救時世方管仲

張廵

飲血登陴裹瘡力戰士卒同心外無救援孤城死守雙廟生輝彼全軀者猶議其非

李光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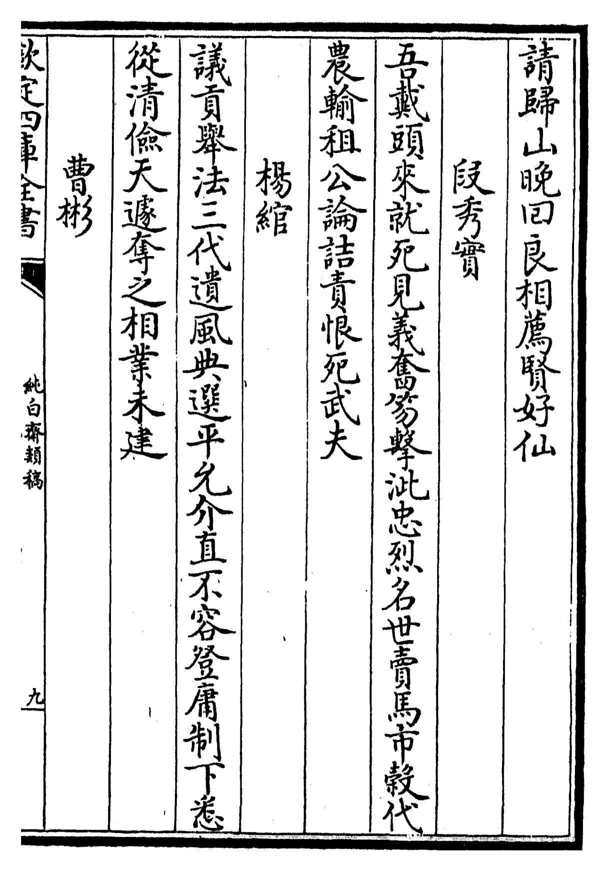
臨淮嚴重武畧英雄中興唐室郭李同功吐蕃入寇遷延有憾擁兵不朝麾下疏慢

李晟

將兵擊泚天生西平肅清宮禁収復京城功在社稷信讒猜忌吐蕃刼盟馬渾羞愧

李泌

白衣山人萬乘賔友宏濟艱難無屈其守陳五不可固



請歸山晚回良相薦賢好仙

段秀實

吾戴頭來就死見義奮笏擊泚忠烈名世賣馬市穀代農輸租公論詰責恨死武夫

楊綰

議貢舉法三代遺風典選平允介直不容登庸制下悉從清儉天遽奪之相業未建

曹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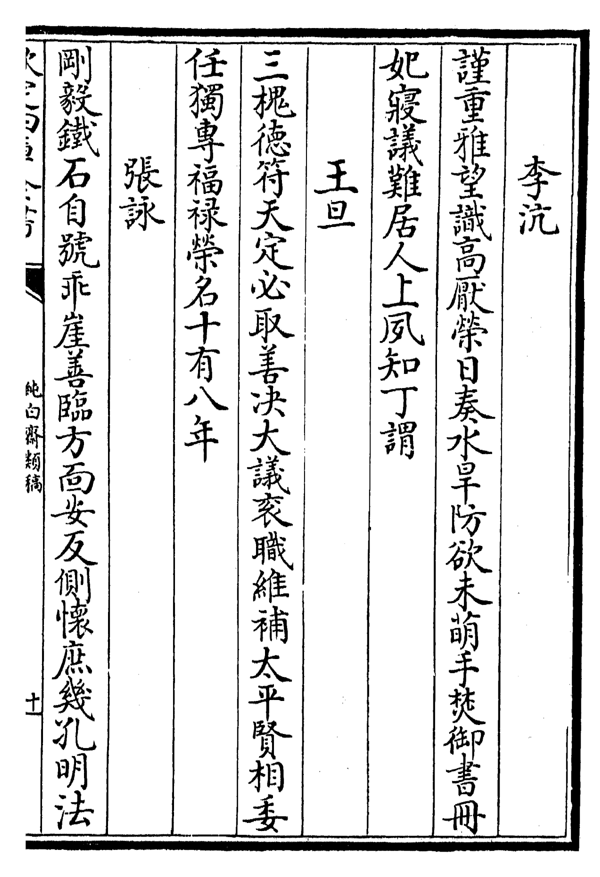
飛龍見知不欺其主位高志下寵厚憂鉅平吳降蜀勲業最隆出將入相善始令終

錢若水

華山隱者擁爐畫灰熟視良久不語如雷雖有道骨功名方逼急流勇退仙做不得

呂蒙正

清修苦學風雪貧居大魁天下三入中書朝士失言置之度外薦姪為相儲才夾袋



李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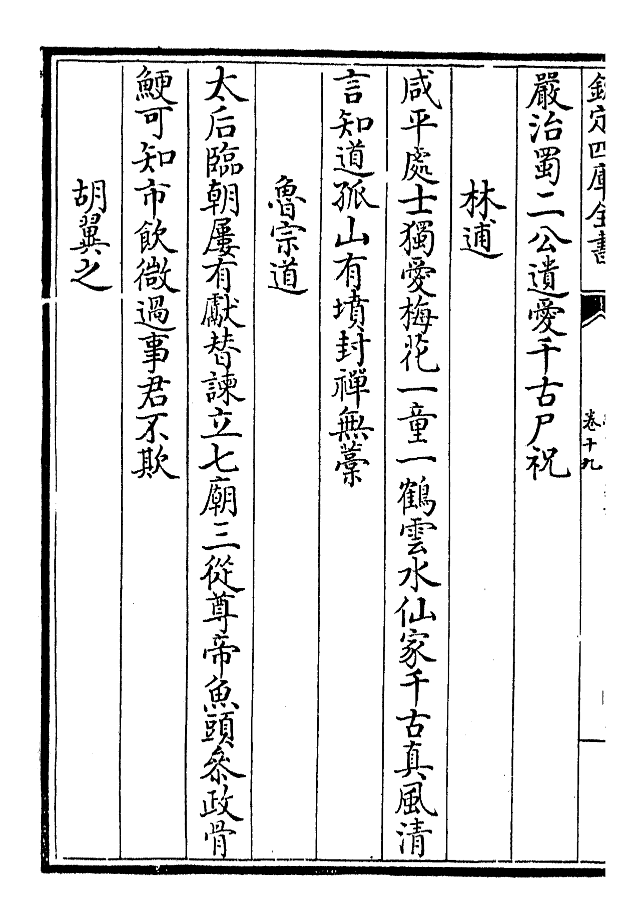
謹重雅望識高厭榮日奏水旱防欲未萌手焚御書冊妃寢議難居人上夙知丁謂

王旦

三槐德符天定必取善決大議衮職維補太平賢相委任獨專福祿榮名十有八年

張詠

剛毅鐵石自號乖崖善臨方面妥反側懷庶幾孔明法



嚴治蜀二公遺愛千古尸祝

林逋

咸平處士獨愛梅花一童一鶴雲水仙家千古真風清言知道孤山有墳封禪無藁

魯宗道

太后臨朝屢有獻替諫立七廟三從尊帝魚頭參政骨鯁可知市飲微過事君不欺

胡翼之

承繼洙泗開先濂洛天子辟雍取法湖學議樂侍講海
内尊師先生道德歐公表之

范鎮

開端建儲濮議不屈力詆金陵勇服君實平生同傳後
死者銘論學終異乃見真情

包拯

龍圖京尹政號神明小夫賤隷皆知姓名彈劾權貴澄
清輦轂遺風凛然謚為孝肅

李至愚

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覚山畵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題跋類

題黄清夫耕雲釣月圖

秋谷耕雲者相國李韓公也秋江釣月者處士黄清夫也韓公爲天子之宰有大勲勞忠於君者也清夫山林之士以耕釣養母爲悦孝於親者也昔者見知於相國

長揖而去不以功名富貴介心相國既贈以詩且欲友之而不可得其志節之高可見矣然則相國之於處士其貴賤雖不同而忠孝之道一也子昂以翰墨之美為之屢書而在朝之大夫士詩之序之詠讚之者至矣處士果何求哉雖然當是時韓公身任天下之重厥後危機岌岌固有不得遂其耕雲之志者而今又何如也曷若處士老而不衰脫屣榮名之慮而天固益予之壽考使得優游釣月明於秋江之上獨擅清樂於無窮宜其

不以此而易彼也故爲題其末

跋羅進士墓誌銘

余友羅以誠之先大夫進士君得銘於翰林侍講揭先生而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大書焉進士君道學之裔孝友之行貞遯之風揭文實善形容發明而子山公之書擅名一世追跡鍾王龍蛇飛動未嘗輕與人寫是足爲進士君不朽之傳矣然非以誠篤於顯親揚名知孝之自亦何能得二公之文之書若此哉況以誠由教官歷

仕佐縣治有年今將告老越在六品而貤恩之典進士
君當得贈官又松楸泉壤之光也嗚呼休哉

跋王宗甫卧雲集

昔大宋渡江後東陽人物文章特盛英偉卓犖之士輩
出若卧雲先生王氏亦其一也然國朝混一逾七十年
矣故家大族往往彫零殆盡能有不墜先業者幾希一
日希白甫携其先世卧雲遺稿一編示余予歛衽讀之
慨其學問淵深才華浩汗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凛然詞

語間要覽者尚可想見其風烈雖其篇章頗多殘缺然詩之傳世初不貴乎全也矧一時名公鉅卿恙與之交游唱和裕齋馬公之序引稱賞至矣嗚呼君子傳業尚論其世讀其書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玩味之餘輙識其後而歸之至正七年丁亥夏四月吉旦書於翰林國史院

跋陳氏義庄記

右放翁與東陽呂子益書一紙後二紙則翁二子之書

也於此知子益交翁父子間為甚厚而翁父子之待子益亦不薄也前輩典刑尚可想見子益名友德東陽故家宋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進士官未甚顯而殁翁書所謂義庄記乃為吾里路西陳氏作也記後一節甚是發明感慨意此公所自得也嗚呼今義庄已廢久矣余甥孫呂子明于子家為六世孫獨能寶藏此帖出以示予求識其後故為書云至正八年戊子十二月八日胡助識

題竹隱老人

右竹隱老人潘公七進辭圖一卷李伯時龍眠筆也辭語簡古畫意精妙誠二絶也老人之七世孫壎出示助歛衽以觀肅然生敬自宋季至今諸名士議論發明畧盡殆無餘藴蓋老人以點成先生為之子故也或疑作圖時龍眠已病恐非親筆豈其子弟耶或謂老人隱憂時事寓意於辭庶幾得之或以為漢末陳太丘荀朗陵兩家似之然陳荀氏子孫貴顯失節不滿先儒之論而

默成先生正色立朝清修古節一世師表卓乎其不可及此文公朱子之所深敬無間然者非陳荀氏子孫比也若夫廉頑立懦之風不徒學士大夫之所景仰而小夫賤隸亦莫不知清潘之為貴矣嗚呼休哉為子孫者弟謹守家法斯足為前人光又何暇區區上文辭者之表章哉助不佞輙書所見如此至正庚寅孟夏既望東陽胡助謹識

跋余廉訪所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闕公自翰林待制來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江察知鄭大和累世義居謂海右七郡未能再見書五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縣達嚕噶齊廉侯阿尼雅巴哈縣尹奉符郭侯復亨縣主簿大梁劉侯師稷相與樹碑於庭成公意也公唐兀氏字廷心余闕其名也正統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為時所稱云至正十一年冬十一月望後三日前史官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古愚記

碑銘類

重修雙林禪寺碑銘

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胡助撰金華劉文慶書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余闕題額

雙林寺者善慧傅大士開山道場浙水東大刹也按大士出世修行始結茅雲黄山燕坐雙檮樹下說法度人靈異神通不可殫述當梁武帝盛時敎法顯揚開龍華大會建立寶刹是名雙林事具徐陵所製碑由梁至今

且九百餘載無怪乎塔廟之屢廢而屢興也宋宣和中睦寇孽火寺宇煨燼皆為丘墟紹興初刪定賈公廷佐始範洪鐘建三藏殿住山標禪師募緣修造宏傑偉麗紫微潘公良貴記大士殿書其蹟可考也由是歷年百有五十而入國朝又已七十餘載世異事殊法席虗曠去來聚散如更傳舍故殿堂門廡諸屋宇以次摧毀傾倒化為榛莽見者寒心其所存者山門藏殿僧堂大士殿旃檀林雲黄閣而已至正二年秋八月行宣政院公

選前住西峯友雲龍禪師住持入院愀然不怡於是以
說法化緣興修為己任其年冬作周垣千有五百丈立
外山門自是歲興工役復羅漢堂知客寮修祠檀林復
前資蒙僧堂增大士殿層檐築獻臺為祝釐之所創東
廡治東淨庖湢從僧堂以屬西廡延山門入若干步塑
護法二天神坐像開田瀦水為放生池甃石治道引流
種樹金碧翬飛相為映帶前後七年積工鉅萬起廢為
新實雙林之中興也其徒具事狀請金華胡助文諸碑

以告後之來者俾勿壞禪師予方外友也師向在西峰造雙溪大橋利濟萬民行旅往來賛歎故兹坐大士道場熾然作佛事修建偉績於久廢之後尤不可以不書也葢嘗聞之大士彌勒尊佛下生也立教垂世度一切人庶幾脫離苦海去貪嗔痴背惡向善頓成正覺觀其著心王銘即堯舜禹相授受之道也會三教之統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歸昭揭日月不可誣也於戲佛法流通與王化相遠邇若使人人向慕發菩提心為善而

不為惡則天下風俗可厚也國家刑法可措也庸詎非
輔治之基耶予既書其事於石仍系之以銘詞曰善慧
大士化度閻浮雲黃之山燕坐雙檮世方障蔽小示靈
異法椎一擊千門洞啟人天歸仰建刹寶林總我三教
明爾一心青蓮紺宇龍華大會當來下生天宮受記一
彈指頃俄九百齡經殘教弛寂滅彫零去來攘奪如更
傳舍東頹西倒屋廬盡壞有為有漏或廢或興刼數恒
理孰經孰營三十年間鞠為茂草豈無其人緣法未到

猗歟龍公應真化身持戒定慧說法度人檀那信向輦乘財施指揮匠石興工起廢掃除瓦礫開闢荊榛翬飛金碧內外一新廊廡繩繩山門岌岌佛殿鐘樓像設莊飭百堵皆作塗墍垣墉易治門徑水月涵空功崇再造山林增耀大庇禪流開堂敷教祝延聖壽超度凡民大士道場萬古長存

達嚕噶齊額琳沁儒林公去思碑銘

義烏於婺為上縣昔之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

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為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嚕噶齊為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一十有四年為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額琳沁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善於撫民者公蓋其人也公敏而練明而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故見於為政務在抑豪縱䘏窮下使貧富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為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於官者莫苦于傭

惟夫之費上府吏卒道出縣境輙覔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縣設闒隷司其出納它有徵斂亦假是名求之糜錢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所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濫覔者皆痛絶勿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若無田而被役而田連阡陌者乃僅三嵗而一役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於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以肆其欺多田之家則隨田之所在驗米之多寡受役不一數而單夫小户差役俱免皆服其均平屬時艱虞鄰境騷動

民心揺惑不遑寧處公蚤夜慰諭令民十家為甲各相
團結且募民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間以察姦宄四
境阨塞復集民丁守之咸恃以為安歲夏亢旱原田告
病公齋戒徧禱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
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莫知所措公直火所
向啣哀禱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衆謂其精神所感
故至此是歲大祲官民租皆無所入庸田使者按視將
徵其半公力言之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之俚俗惑

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怵於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為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不閱月就葬者數百家暇日坐庠序與博士弟子者考德問業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奬勸之仲春勸農必躬歷境以告戒其父老歲以為常所為公之為政務以恩惠及人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他若縣治頹敝則因舊而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繡川龍祈二驛又皆大新其舊縣據孔道觀瞻所繫爰即西廊築崇墉建重門而創閣

其上以嚴啟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並湖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既終更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為吾縣不惟為人所能為而且為人所不及為有德於吾民甚厚盍采其足以繫夫人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予為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

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怨已隨之矣故為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為所怨而為所悅既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百千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于是道其善政備書為文而興作之績亦牽聯書之公諱烏克紳字仲宏用廕入官由涇縣達嚕噶齊調同知新喻州事乃以儒林郎來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七月而去以十四年正月云銘曰惟縣義

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牖其衷孰善撫之粤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寛政以無擲惠愛所推罔不蒙被瞻言百里率囿於治財惟民心公實優之役惟民病公實瘳之民飢吾飢凡民之菑公實痳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既安既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敬公神明今公去矣孰保我人我覲百年如一秋春遺愛之存曷其能泯繡湖之役其清永浞民之公思有永無斁采諸衢

謡勒此貞刻匪我譽公示後為則

純白齋類稿卷十九

純白齋類稿卷二十

元　胡助　撰

序類

玉海序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咸采擴焉其為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歷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食貨靡不畢備實故宋禮部尚

書厚齋先生王公専精力積三十年而後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庸其天才絶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秘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為此書第篇次浩繁日修月削間以所見疏列下方傳寫抄録不無先後紊錯之遺非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其最鉅者門人高弟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耻之是書也其殆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

莫不知此書之竒顧見其全不可得顧非一家之力所能刋行浙東帥府都事𢎞君應復首建議繕寫校讐將鋟諸梓未就而𢎞君去今宣慰都元帥伊竒哩布哈公實來開閫承宣嘉惠學者於是力行前議名工庀事徵費於浙東郡縣學及書院歳入之羡有差郡守張公縈祖臨蒞提督命教授王君荿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凡二年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世之君子皆得以覧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寳無不滿意隨其

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詎庸有限量涯涘哉若其門類卷帙之目則李君敘之詳矣兹不復書至元四年龍集戊寅四月初吉書於翰林國史院

桂坡李公擇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石門六觀者李君公擇之所作也始公擇將卜隱居於石門愛其山水之勝窈窕幽深泉石清潔草木暢茂殊有太行盤谷之風炯遵李氏家法者耶於是因其山水之名而題為六觀焉曰甗山晴雪曰雙溪春水曰石門

夕照曰溪亭秋月曰獅巘晴嵐曰龍湫飛瀑公擇首倡
各賦律詩一章而白雲許先生首和焉其他和者數人
清辭雅韻金石相宣使諷之者如目覩焉異日公擇治
別業新其園亭因謂余曰昔吾嘗詠石門六觀侍講黄
先生見而甚喜許為首序而末至子其為後序乎詩三
百篇有大序焉有小序焉文公朱子傳詩盡列小序於
後此後序之義也夫景之美詩之佳序而列之不厭其
多故後序之作亦君子所不廢也遂識之里人胡助序

吳氏譜牒序

譜牒之顯晦不同宗族之貧富有異勢使然也後世宗法既壞猶幸家自為譜故學士大夫貴於譜牒時修所以收拾宗族踈遠離散之心使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善也昔歐陽公蘇老泉皆嘗作族譜後學之所師法若蘇子之言尤有感於人心可不繹其意乎近世故家大族兵燹之後譜牒卷多散逸而又子孫卑微不學其能存先世之譜者百無一二焉義烏吳氏自宋初由括徙婺之烏

程至四世分為四派遷居青口後卜塋於稠巖而事力
甫大翺翔官路朱紫盈庭中經睦寇金兵之變更造室
廬派別為五或以清儉稱或以氣節著詳見譜中其族之
望者曰書記君梅尚書誌其墓曰承信君事祖母以孝
聞作難老堂無垢張公越王史相仲友唐公皆有詩頌
焉曰通直君字伯椿周益公薦充金使未行以疾卒孔
山喬公誌其墓有曰向使一至北廷覘其事宜必能有
所論說以息羣議未必稔後來之禍乃不得以此自見

而廢吾非獨伯椿憾也曰檢法君與菊坡崔公有交承之好西山真先生為道學之友曰市舶君辱集賢崔君交契之厚誕日以詞美之有烱烱靈襟澹無欲之句及卒祖祭曰心清如水不可汩以利心平如衡不可干以私嗚呼吳氏自汴宋盛時固以著聞南渡之後稍衰而復振所與遊者皆當世名儒巨公至今凡十餘世三百年于此矣豈非盛哉君子觀人之譜而論世可以知其德焉雖然宋亡而國朝混一又以七十餘年昔之盛者

今則衰今之盛者昔無聞盛衰倚伏貧富無常理勢然也又何怪哉余甥吳烽孟明粹然淳古獨能安分守貧授徒為業慨念宗族之漸衰収拾譜牒於將墜補緝續書整有條理可為知所本矣間出示余求文以傳世安知其後不復昌乎余故為稽於譜而書焉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孟子曰強為善而已矣噫德之厚薄族之盛衰也凡江南吳氏其初往往皆延陵季子之裔而散漫於世也嗚呼遠矣

浦陽淵潁吳先生文集序

浦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嶄絶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蟺磅礴而鍾為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淵潁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禀尤異負絶倫之才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為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所深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

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歷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之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恒若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早世莫得少見於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

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於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閒者是果孰為得失哉必有能辯之者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章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之所在也尚何患其不傳哉

上京紀行詩序

至順元年夏五月大駕清暑灤陽翰林諸僚佐扈從而
助亦在行中會㣲疾差後至六月下澣始與檢閲官呂
仲實偕行仲實權從游於昇學者也今又同在史館故
樂與之偕沿途馬上覽觀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詩為事
比至上都官署寓於視草堂之西偏文翰閒暇吟哦亦
不廢是時學士虞先生乘傳赴名先生至於堂上留數
十日日侍誨言先生屬以目疾憚書凡有所作往往口
占而助輙從傍執筆書焉助或一詩成必正於先生而

先生亦為之忻然其所以啟迪者多矣茲非幸歟南還之日又與翰林經歴張泰山應奉孟道源及仲實同行亦日有所賦若覩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覊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土之異亦畧見焉至京師輙録為一卷凡得詩總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删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譜遠矣宋紹聖間四世祖六府君始續世家淳

祐間從伯父古拙同我先君更修家牒名曰世譜而工
部尚書李公為之序方伯父先君修譜時正東湖南湖
全盛之日我先祖固已歲廩族人欲創義庄未就而歿
先君克承其志焉入國朝至大初先兄古學再修是譜
萃為一圖支分派別粲然可見余嘗序之是時先兄實
主義庄尚無恙會因縣道理訟造冊別立贍族庄一戶
由是歲當差役之費而租入不能以贍矣未幾先兄即
世予留京師子姓莫適為主洎予歸攉領之而時異事

殊理民者不以敎化為意而惟務貪刻族人之懐私利
已者亦乗時為奸於是貿租應役無虛日而庄且壊不
支無為善後計乃集長幼而謀之僉曰歳有役以有户
也無户斯無役矣窮則變變則通無泥古無執一莫若
計口分田以與之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變
通之道乎予是其言而行之遂作分義田詩以志焉雖
然予觀近代富家巨室往往置義庄以贍族遭世變鮮
不廢者莫若吾里路西陳氏義庄陸放翁所記者内附

後輙先壞時使然也獨吾家乎嗚呼夫自宋初始祖以來緜緜延延至於今日幾四百年支派日益繁衍祖宗之澤尚未艾也可不念哉助不肖自幼獨好學見為迂濶而吾族之讀書者絶少此其所以不振也幸而予以文學登朝備員史官者再今茲告老而歸為合族之長閑居無事追予往來京師凡三十載而族之後生不能徧識因閱族譜再加修緝而續書之舊譜第一楮具四世次楮則祧其上而續其下殊覺煩贅難見今輙效歐

陽公族譜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次遠近親踈為别而書有詳畧焉嗚呼繼自今凡我族人子孫觀其譜者宜敬念祖宗之澤以有此身相與和睦力行孝悌忠信貧者安而無諂富者遜而無驕仰事俯育之餘勤學讀書出而應舉從仕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於下流也詩曰無忝爾祖可不懋者哉至正六年龍集丙戌秋九月九日十一世孫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昉序

記類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揚子又以晁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以不直爲愚而類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

柳宗元文學為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為愚抑為古之愚乎抑為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為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鼂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戇耳觀其正色立

朝守正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戇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當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是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意於辟

隱趣園記

隱趣園何爲而築也吾兒璋所以承外舅之志也始東白蔡隱君曰竹澗翁愛女擇婿而璋也選在東牀於是創館甥之室於别墅使居之翁可杖屨往來也甥舍之東偏壤地十數畆坡阜騈緜松竹秀蔚近可眺遠可憩幽可規以爲園中有方池半畆許植蓮其内名之曰君子池池上間植青李來禽夭桃紅杏芙蓉楊柳粲然成行表曰春色池左右植安石榴爲洞曰夏意中植丹桂作待月壇壇之後列海棠如步障曰蜀錦屏壇之前植

山梔子曰詹蔔林兩傍夾以荼蘼棚曰香雪壁又植牡丹數本甃石為臺曰天香臺結柏屏於後回環砌石子為逕編竹為籬種菊百數本曰晚香徑東有松竹梅結亭其間曰歲寒西有修竹澗泉曰竹澗餘壤之沃者雜樹桑麻棗栗芋區蔬畦亦成行列綽有隱居之趣是皆竹澗翁平日之所規畫而俾璋營之惜翁之不及見其成也會余自西掖請老歸田吾兒迎養日遊其間於是總名之曰隱趣而為之記曰信乎園日涉以成趣千葩

萬草生意無窮積歲月而後若此夫豈一朝一夕之工哉矧不出戶庭不勞登涉而望以見羣山之相環雲烟之吞吐朝暉夕陰變態萬狀娛人心目其東南一峰與歲寒相向尤峭拔者白鹿峯也晉孝子許公墓在焉吾兒雅不欲仕獨慕古人之遺風餘烈於山林間故得園池之勝與隱者之趣固未必同也誠能得夫隱居之趣是與造物者遊逍遥乎塵埃之外彷徨乎山水之濵功名富貴何曾足以動其心哉嗚呼古之君子真得隱居

之趣者亦不多也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愿而已此其人何如哉噫東風花柳禽鳥和鳴佳木陰濃池蓮香遠水清石瘦黄菊滿籬雪積氷堅挺秀蒼翠四時之景可愛而千載之心攸存慨然飛雲之想而不忘泰山之瞻斯為無忝乎隱趣云爾時至正九年龍集己丑正月既望純白老人記

李氏木香亭記

木香亭李公光善之所築也公幼好讀書有文武才嘗

勅受都使領鎮兵攘括寇成功勒石麗水至正中歸隱邑治之東築亭自老植木香一本蔓延其上因扁為木香亭亭之前引水為池曰濯纓池池之側積石為臺曰望壯臺環列松竹恍若深林邃谷日與幽人逸士吟咏遊宴其間而不知戶外之有塵囂也其子鳴遠請予為之記予竊觀古人如晉陶潛愛菊之隱逸宋王祐植槐於庭二公之潛見雖不同其托花木以寓意焉則同也今李公之木香亭其亦思兼二公之意者乎噫陶為晉

處士而公為國朝隱君子其出處大畧相似未有能辨之者況後有德行文章為英偉卓犖之士者必然木香亭之所貽也又何愧乎王之槐乎雖然嗣公後者不忘種德之意而常懷桑梓之瞻益敦先澤以培養此木香益章先烈以充榮此木香斯則無忝於作亭之意云爾

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胡助記

宋氏世譜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為氏有居京

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福釡山榮字體仁行十二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謚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行十八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山鄉之根谿口是為甲村甫娶謝生訓行十二訓娶阮生帳行八帳娶何生祥行廿二字善致娶龔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為後海行廿四字善宗娶胡葬石續原阜行五娶陳宗生偘自偘以上皆儒偘行十八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敷一作富行百四栢行百五永

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柏遷金華之潛溪禪定寺側柏字秉
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德嗣溥德行十八鬚垂至腹
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武周與陸皆杭人溥
德生守還行三字德明娶沈守有行萬四字德懋娶王康皆
有後守富行萬五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共兄
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
可為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至鷄號卒柩宋氏門
守有亡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

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
塢山生文昭一名朝行福四字文霆温恭似不能言者子弟來
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偽言偽行一錢不妄取
不問賢愚一以鄉善士稱之號文囿行福五以名為字文
馨行福七文隆行福八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
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遣不敢先食善於教
子鬻簪珥使從明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洞
坡塢生淵行俊一字景淵義烏醫學教諭瀌行俊二字景瀌

能古文文囿娶阮張二氏阮生澄三行俊字景清渭五行俊

字景亨早卒張生沁涫文馨娶姜生淶四行俊源汶瀛文

隆娶趙一子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一行般字伯章濂

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瓚二行般字仲珪璲未字國朝至

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橋側

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然多以儒術知名於時

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繼承之不易可不知所以

自勉者哉助與濂為文章交甚密因為著此世譜記俾

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起也承事郎太常博士

致仕東陽胡助記

純白齋類稿卷二十